黄公望阆苑隐居地考辨

■ 王建中

笔者近来正在帮助桐君街道编纂《千年古村话阆苑》一书，意将吴宏伟先生的《黄公望富春山隐居地考辨》一文收录其中，打开文章细读，发现此文写于2015年，而最近几年笔者在帮助阆苑村建设文化礼堂过程中又有不少新发现，于是决定将新发现的资料在文章中加以注释，使之更加完备。经与吴宏伟先生探讨，他也表示赞同。

回来后再次研读此文，发现黄公望晚年隐居富春山留下的三首题画诗，已经可以确定他的隐居地就是阆苑，光加注已经不足以说明问题，于是决定单独撰写此文。

阆苑本意是神仙居住的地方，附近方圆百里惟有桐庐阆苑才符合这个称呼。阆苑境内山水向来闻名遐迩，康熙、乾隆、民国《桐庐县志》均记载："阆苑，山水为一县冠。"其间危峰兀立、奇石嶙峋、幽雅绝俗，阆仙洞、梵(范)钟洞、龙洞、紫元庵(后称西方庵)、仙洞寺(后称大明院)等名胜古迹亦藏身其中，更有道家圣地白鹤仙师炼丹处，成为隐逸者仰慕之地。从唐代就有的"浙西古驿道"(相当于现代的国道)贯穿全村，极大方便了南来北往之客；而源出白峰岭纳高山、阆仙洞之水涓涓南流的双溪，其上筑有六座古色古香的石拱桥，映照在溪水之上，宛如一个个满月的月亮，让人惊艳无比，使得离县城和富春山不远的阆苑，一度常有文人雅士、信徒香客游历于此。

黄公望(1269年—1354年)，元朝著名画家，本姓陆，名坚，汉族，平江路常熟州(今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)人，后过继永嘉府(今浙江温州市)平阳县黄氏为义子，改姓黄，字子久，号大痴、大痴道人、一峰道人。工书法，通音律，善诗词散曲，尤擅画山水。水墨、浅绛俱作，以草籀奇字法入画，气势雄秀，笔简神完，自成一家。得"峰峦浑厚，草木华滋"之评，名列"元四家"(黄公望、吴镇、倪瓒、王蒙)之首。传世画作有《富春山居图》《水阁清幽图》《天池石壁图》《九峰雪霁图》《富春大岭图》等。晚年曾隐居阆苑，民间流传甚广，但因年代久远，无真凭实据，又缺乏考证，一直停留在传说之中，以致对黄公望隐居地的确定乱象万千。

其实只要我们仔细研究、认真分析黄公望晚年的三首诗，其隐居地就昭然若揭。

第一首诗写于1338年(元至元四年)，当时70岁的黄公望游览了阆苑山水，在《为清容长幅》(图已轶)图上赋诗一首：

入山眺奇壑，
幽致探何穷。
一水清岭外，
千岩绮照中。
萧森凌杂树，
灿烂映丹枫。
有客茅茨里，
居然隐者风。

我们可以逐字逐句分析此诗，"入山眺奇壑，幽致探何穷。"黄公望进山的目的是来看奇石沟(笔者称奇石湾)，幽静精致的景色有很多，致使探幽访胜没有穷尽，一时看不完。"一水清岭外"，这里的"一水"是指富春江，"清岭"是指月亮山，奇石湾处于高山、靠背山、月亮山之间，古时对月亮又有"清凉宫"之称，富春江就在月亮山外面，仅一山之隔，说明黄公望对这里的地理位置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。"千岩绮照中"，成千上万的奇石在绮丽的晚霞映照下显得更加精美。"萧森凌杂树，灿烂映丹枫"，这句诗表明，黄公望进山探幽已经是深秋。阆苑多枫树，尤其是奇石湾中段有一片二十余亩枫树林，每到深秋枫叶由绿变黄，由黄变红，灿烂无比。深秋季节，茂密的杂树受气候影响已经凋零，只有丹枫却依旧灿烂。"有客茅茨里，居然隐者风"，"茅茨"是指茅屋，从外地客居在茅屋里的人，居然有隐居者的风范，这里所说是白鹤仙师。据传白鹤仙师原是宫廷御医，隐居于此，采药炼丹，为百姓看病。在白鹤仙师炼丹处，筑有一茅屋，旁边建有炼丹炉。茅屋后面有条小道直通云台，白鹤仙师在云台羽化升天。

从此以后，阆苑的奇山异水在黄公望脑子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，成为心心念念想去的地方。经过数年的酝酿和准备，黄公望终于下定决心到日夜梦绕魂牵的地方去隐居，而此时他已经是79岁高龄，下这样的决心需要多大的勇气，如果不是阆苑山水的吸引，这位老翁也许下不了这样的决心，由此可见阆苑山水在他心目中的地位。

第二首诗是至正七年(1347年)秋，时年79岁的黄公望在自己的作品《秋山图》(图已轶)所题：

阿翁结屋秋山岭，
秋色秋光纷后前。
万轴图书充石阁，
千章杉桧罨茆檐。
棕鞋桐帽易理料，
睡起柴门日夕照。
搜奇选异忘岁华，
服术养芝颜转少。
几年梦想未即通，
楚水吴烟两渺濛。
安得一跃入层巘，
握手仰啸秋山空。
何来白鹤传雪茧，
却是阿翁松下遣。
素韵幽香裹秀丽，
展时先有云舒卷。
挥毫随写秋山图，
真境未窥私范模。
风前搁笔披对久，
满面只觉秋苏苏。

这首诗在时间上与黄公望在《富春山居图》题跋开头所说："至正七年，仆归富春山居。"完全吻合，也是揭开黄公望隐居地秘密的关键。诗看似很长，但笔者认为，只要我们抛开那些情景描写的点缀之词，抓住实质性的关键问题，进行分析研究，其他都可以迎刃而解。

首先是"阿翁结屋秋山岭"，这"秋山岭"在哪儿？于是笔者马上打电话咨询阆苑村"百事通"、老村长包国昌先生，他思索了一下告诉我：非常遗憾，阆苑没有"秋山岭"这个地方。

秋山图

阆苑深山

巨石上深深的凹槽

秋山招隐图

二是"棕鞋桐帽易理料，"这一看，就毫无疑义地可以肯定是阆苑。因为笔者曾帮助阆苑村进行文化礼堂建设，目前又在帮助桐君街道编纂《千年古村话阆苑》一书，对阆苑村的历史文化有着比较深刻的了解，知道漫山遍野的棕树和桐树是古时阆苑的一大特色，并有"千株棕、万株桐，一生一世吃不穷"的传说，赫赫有名的阆苑棕龙也是由此而生。自称老翁的黄公望就地取材，以棕片做鞋，桐叶作帽，不用上集市去购买，既容易料理，又很浪漫。

三是"几年梦想未即通"，这句与黄公望的初衷前后呼应，到阆苑隐居是他70岁那年游览阆苑山水之后就有的梦想，之所以没有实现是因为当时没有立即去达到目的，也隐现了画家的些许遗憾。

以上诗句，对黄公望到阆苑隐居的动机和隐居地就在阆苑已确定无疑，然而"秋山岭"究竟在哪儿，还是个未解之谜。笔者又将这首诗从头到尾看了几遍，苦思冥想。猛然间那句"挥毫随写秋山图，真境未窥私范模"，引起了笔者的注意，因为画家已经明确告诉你，他画的《秋山图》是真实的境地，而未必有人能看到他个人的秘密。有了这一线索，笔者欣喜若狂，于是迅速上网搜索黄公望《秋山图》。一切都很顺利，很快找到了黄公望的《秋山图》和《秋山招隐图》。图是找到了，但没有图上地形的具体方位，阆苑这么大按图索骥就成为了不可能。突然，思绪飞扬之中，笔者又想到，与"百事通"到高山查找张家宗谱时，看到古时张家有两兄弟，一个迁移到高山，一个迁移到浦下头。笔者曾问"百事通"，阆苑是否还有一个叫浦下头的地方？因为在笔者的印象中没有这个地名。"百事通"回答说，现在是没有了，以前是有的，在"仙洞寺"鼎盛时期，进山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很多，在"仙洞寺"住不下，就在离"仙洞寺"后面三四百米的地方，搭建了几间茅屋，有客栈、饭店、商店等，相当于现在的商贸区，那个地方就叫浦下头。由此，笔者联想到，黄公望隐居地会不会就在此，于是准备前去一探究竟。

第二天，笔者联系了"百事通"，两人见面后，笔者说明意图，并将从网上下载的图片发给他。他一看，毫不犹豫地说，有点象。既然目标已经确定，急于进一步考证，于是两人迫不及待地马上驱车前往阆苑。

来到实地，登上浦下头，一切尽如我们之想象，这块两山夹一谷的小盆地，就是当年黄公望隐居地，虽然房屋已圮，繁华不再，但这地形地貌与《秋山图》完全一致。小盆地左边一条大溪流，右边一条小溪流。据说，大溪流为高山之水，小溪流为月亮山之水，两水交汇于阆仙洞旁的山腰，目前虽然已经干涸，然而只要看到路旁那块被流水冲刷出深深凹槽的巨石，就不难想象此处当年有一股规模不小、常年不断的潺潺流水，与《秋山图》中所描别无二致。

如此隐秘之地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也要靠功夫，如果没有一点文字功底，没有一股刨根问底的钻劲，没有融会贯通的思想，可能还真找不到。

小盆地地处阆仙洞旁边的高山岭，而非秋山岭，现在看来也非常容易解释，因为黄公望到此地是来隐居的，所以为了达到"真境未窥私范模"的目的，有意隐去"高"而改为"秋"，加之其当时作画时正好是秋天，"秋"字信手拈来，既合情合理，又巧妙地隐去了"高"，只是苦了后人，没有跟着他的思路走，还在苦苦寻找"秋山岭"。

其实黄公望在《秋山招隐图》所题的跋中已经明确告诉隐居地："此富春山之别径也，予向构一堂于其间，每当春秋时焚香煮茗，游焉息焉，当晨岚夕照，月户雨窗，或登眺，或凭栏，不知身在尘寰矣，额'小洞天'以报朴夫隐君同志。一峰老人黄公望画并题。"现在可以肯定"富春山之别径"就是阆苑高山，而"小洞天"理所当然应在"大洞天"阆仙洞旁边，谜底一经解开，会不会觉得世人很愚笨。

这首诗说明黄公望已经隐居阆苑，过着"棕鞋桐帽易理料，睡起柴门日夕照。"的逍遥自在生活，心情十分愉快。

第三首诗是黄公望80岁以后为《秋山招隐图》所题：

结茅离市廛，
幽心幸有托。
开门尽松桧，
到枕皆丘壑。
山色晴阴好，
林光早晚各。
景故四时佳，
于秋更匆略。
坐纶磻石竿，
意岂在鱼跃。
行忘溪桥远，
奚顾穿草履。
兹癖吾侪久，
入来当不约。
莫似桃源渔，
重寻路即错。

这首诗表达了黄公望隐居阆苑的愉悦心情，描写了其在阆苑隐居地日常生活中一些情景，应该说他对这种渴望已久的生活感到非常满意。同时，也体现了画家浪漫幽默的超前意识，也许他认为一个人在此地隐居有点冷清，想多几个同伴一起吟诗作画，切磋技艺，于是挥笔而就《秋山招隐图》，招引志同道合的隐居之士。这超前意识不得不令人佩服，不知现代的"招商"是否受其"招隐"影响。既然是"招隐"，那必须有特色。细观《秋山招隐图》，画家在此突出了四个重点，一是寺庙——仙洞寺，二是庵堂——紫元庵，三是溪桥——小桥流水，四是幽静的山野环境，而这四点正是隐居者的最爱。

关于这三首诗，吴宏伟先生在《黄公望富春山隐居地考辨》一文中已经有了详细注释，这里不再赘述。

黄公望隐居地谜底的解开，得益于帮助乡村挖掘历史文化时的知识积累，得益于"百事通"头脑中本地丰富的人文故事，得益于吴宏伟先生《黄公望富春山隐居地考辨》一文的启迪，正是在这些浩瀚的资料库中，触类旁通，找到了开锁的钥匙，解开了萦绕于人们心头数百年，而又争论不休的黄公望隐居地之谜。

桐庐县最后一位举人申屠涧

■ 奚燕儿

桐庐深澳名人申屠涧，字逸笙，行名铭泉，出生于公元1861年九月初七，清朝咸丰末年，是桐庐县的最后一位举人。他父亲行名申屠庆隆，小名康如，太学生，例赠为文林郎。申屠庆隆和他弟弟庆盛，当年在嘉善西塘做草纸生意，庆盛主其事，公元1881年申屠涧曾去店里做出纳，及其应酬事务，后来弃商从事儒业，由申屠涧的弟弟申屠铭玉(小名书麟)继续协助，做司事，由于申屠书麟在三十岁时早逝，后来经营店铺的事业，由庆盛的小儿子申屠润(即申屠济成，行名铭恩)接手，店铺名号裕康福。所以申屠涧是申屠润的大堂哥。

申屠涧出生于桐庐县深澳村，六房第二十八世，居住于敬思堂，敬思堂是他祖父申屠毓祥(岐山公)所建造。申屠涧的父亲，卒于1886年，申屠涧的母亲姓奚，是水滨乡珠山村维友(乐贤公)次女，出生于1830年正月二十八日，卒于1895年十月初七日，享年66岁，被册封为孺人。曾祖师楹(柱英公)六房第二十五世，建造深澳九思堂。

申屠涧自幼跟着父亲，接受句读学习，刚满一周岁，就玩学字游戏，知道天地，风云，飞潜，动植物，等千奇百怪，各种情态。未冠即游庠，于光绪乙酉年(即1885年)考取拔贡生，归，授徒于乡邑间，后设学馆于杭垣，与当时杭县有名的"诂经精舍"书院同时期，同考院，申屠涧的课屡例前茅。光绪癸巳年(即公元1893年)恩科中举，精通书法，自言嗜书如性命。在杭县，申屠涧与好友丁敬熙，徐凤辉(1891年或1892年毕业于诂经精舍)三人常常聚一起喝酒，畅谈国家大事。申屠涧自述：好朋友而不善治生，尤不喜预闻外事，平生不敢非礼于人，人或于以非礼者，笑置之。1901年，桐庐县令程赞清看重他的学问，聘他为朝阳书院讲席领袖，坐无虚席，人人佩服，做经师人之师君。光绪三十年(即公元1904年)县令提议续修县志，于邑庙开办设局，命胡传泰与罗灿麟为总理务局，申屠涧被延请参与编修县志，由于经费不足，等其他各种原因到年底就中止了，第二年胡传泰，胡传铿出资，敦请申屠涧依次旧志续辑保存，还没有完成县志的修编工作，后来就带着遗憾离世了。

申屠涧和水滨乡徐舒锦是姨表亲，也是同门师兄弟，当年老师(徐舒锦的长辈)徐蒙山夫子(大名斗光)设学馆在徐家，申屠涧跟随母亲去徐家，徐父看见他，曰："此英物也，足为吾婿矣"。遂婿之，申屠涧十七岁，徐舒锦的妹妹十四岁，就成婚了。申屠涧的长子名宝瑚(字葆禾)，得家学，文笔亦清超，成为徐舒锦的三女婿。次子宝珊过继给他弟弟申屠书麟做儿子，还有一个女儿。